

回首揚帆 海軍官校畢業 65 週年回顧

著者／伍世文

海軍官校44年班
海院指參59年班
美海軍戰院函授班
海軍官校校長、海軍總司令、國防部部長
現為備役上將

65年前，民國44年12月21日，我們167位同窗在母校中正堂接受總統蔣公親授海軍少尉官階，隨即拿著海軍總司令梁序昭海軍中將的人事命令，踏上甲板，開展奔赴海洋、捍衛海疆的人生旅程。面對浩瀚大海，每人懷著無限憧憬，期望能夠一展抱負。

直到擁抱海洋，才體會到，文人筆下美麗、璀璨的海洋，竟然詭譎多變、兇險難纏。首先領會到就是暈船的滋味。人畢竟是陸地動物，日常生活環境安穩，與艦艇搖幌顛簸不穩的甲板差異很大，短期間不容易適應。生活在海上，暈船乃係常態，但海軍官兵平日都絕少提及，大都默默地承受，甚至吞下已到喉嚨的「苦水」。偶爾見過從來不知暈眩為何物的同僚，在強風巨浪中照常用餐，而

且胃口比平日更好，只能佩服他具備天賦異秉。有人認為，藉著不斷磨練可以克服暈船。的確，在大風浪中連續航行多日，情況確能有所改進，遺憾的是，在平靜的港灣停泊一段日子後，似乎又會故態復萌，只好不斷運用忍字功夫應付，沒想到因而培養了堅忍的意志與韌性。

民國44年元月領到海軍少尉第一份薪餉，新臺幣110元，即使加上海勤加給36元和當月航行加給54元，總共還不到200元，按照當時美元匯率40:1折算，不到美金5元。拿著這份微薄的薪資，心中猛然湧上的一絲失落感，但旋即被榮譽感所掩蓋，感到無比可貴，畢竟是個人生涯第一份正職所得。

依照海軍人事規劃，海官校畢業後必須首先連續歷練艦職四年。從艦艇基層軍官，歷經部門主管、副長，俾能熟悉艦艇各部門運作，了解艦上裝備功能，乃至標準操作程序；摸索體會艦艇的特性，為爾後操縱艦艇打下根基，預作準備。作為海軍軍官，能有機會站在軍艦指揮台下達命令，指揮艦船運動，體會發號施令的尊嚴，油然而產生高度的榮譽感。一旦接掌軍艦的指揮權，除了榮譽，更肩負著隨時以維護全艦官兵安全為首要，必

及全力達成上級交付的任務。每當單艦航行時，面對深邃湛藍的大海，一旦遇到風強浪巨的惡劣天候，但見大浪滔天不斷覆蓋壓頂，在茫茫大海中，只能依賴羅經指引。身為艦長究竟要採取什麼作為才能脫離風險、抵達安全的港灣？除了依靠各部位值更人員堅守崗位、鼎力合作，還憑藉艦長的智慧與勇氣。每當進入港口靠泊碼頭，僅用幾個車令、舵令，艦體就可以平穩靠妥碼頭，不只展現艦長艦船操縱的技巧，更突顯出和各部位通力合作的精神。

畢業後首次登艦，派任護航驅逐艦通信員，除了協助主管通訊業務，航行期間擔任航行副值更官，在僅有帆布天遮的指揮臺（open bridge），忍耐寒風與酷日，協助航行值更官處理航行作業，保持正確船位。每遇大風浪，帆布天遮擋衝向指揮台的風和浪，每次當值，必須強忍胃部翻騰不適與風浪搏鬥。記得上艦當初，三餐難以下嚥，都是囫圇吞棗、草草了事；每次值更四小時，總要嘔吐十來次。即使平躺鋪位，還是得不到安穩，雙手還必須緊握住吊鋪的鍊條，方能避免摔落甲板。寂寞是航海之常態，在風平浪靜、日正當中之際，天遮已失去遮陽功能，燠熱

無比，四週只見一片碧藍海水，和艦艏、艦艉劃出的白色浪花逐漸向外擴散；入夜，在一片漆黑籠罩下，僅有點點繁星陪伴，除了聊可充作航行的指引，偶爾也會引起一絲浪漫的綺想。

在隨後的海上生涯中，曾經歷練過中型登陸艦、戰車登陸艦、護航巡邏艦，驅逐艦。早期曾在金門料羅海灘摸黑航行赴小金門九宮海灘搶灘下卸補給物資；823 炮戰期間在中建艦接受共軍炮火洗禮；多次護航登陸艦運送建材到東沙島；也曾指揮中型登陸艦在東沙島搶灘下卸及協助友艦脫困；率驅逐艦在台海巡弋維護海疆。隨著年歲日長，肩負責任越重，率領多艘不同型軍艦執行護航、運補等不同任務，承受更重責任、接受更大考驗。

長旆是以青天白日為主體連著紅色細長條的尖旗，全天候懸掛主桅頂端，代表艦長的指揮權。我曾經接任美功、維源、綏陽三艘不同艦型的艦長，固然享有指揮權的榮譽，同時也擔負了維護全艦安全、發揮官兵戰力之重責。

兩棲作戰是特殊而且複雜的作戰型態，集結了海、陸、空不同軍種的部隊、戰具與裝備，必須適時適切運用其特性，發揮統合戰

力，才能達到致勝之目的。在接奉上級之初動訓令，隨即與納入編組的部隊協調，依據指令同步策訂作戰計劃，實施部隊任務訓練，再經部隊集結、裝載分配、艦艇碼頭靠泊，船團依序出港，在港外完成海上航行編隊等，都與隨後登陸作戰行動息息相關，因而講求時間、部位的精確。看來非常刻板，卻是必要的要求，往往造成納入編組每一成員的壓力。曾受命擔任不同規模的聯合兩棲特遣部隊海上指揮官，統率納入編組之飛行部隊、艦艇部隊與登陸部隊共同執行聯合兩棲作戰，雖然是極大的挑戰，卻也加強了個人的能力，對爾後的歷程大有助益。

民國 86 年初接掌海軍，隨即擔任漢光十三號演習統裁官，且將在兩個月後的六月初實施，當時已屆密鑼緊鼓時刻。這是國軍每年一次的大型演習，目的在驗收三軍部隊一年來的戰訓成效。回憶十二年前初次以漢光命名時，曾連續兩年受命率領納編部隊參演，都是擔任攻擊軍執行聯合兩棲作戰，與防衛軍對抗，相較起來，任務要比較此次單純太多了。

漢光十三號演習參演兵力包括三軍作戰部隊，演習項目包括兵棋推演、裝備展示以及實彈射擊等主題；演習區包括臺南機場、左

營要港及恆春三軍聯訓基地。能有機會執行這項重大演訓任務，自然是一份榮譽，但也是我海軍生涯中，首次接受到的重大挑戰。演習規模龐大、複雜，其中接待工作尤其艱辛，由於與眾多行政支援事項相關聯，承受的壓力更大。最耽心演習日遇到雨天，蓋全般效果必定大受影響，唯一企盼是演習日風和日麗。偏偏每年六月是黃梅雨季節，臺灣南部天候晴雨不定，極難掌握，就連專業人員對較長時間的氣象預報也難精準。因而，選定演習日就是首要的重大考驗。演習 D- 日前幾天，南部連續遭遇強風豪雨侵襲，恆春基地一片泥濘，連參觀台都嚴重受損，所幸陸戰隊後勤支援兵力發揮功能，及時復原，勉強可用。也許是幸運，演習日當天早上還在下雨，沒料到八點開始即陽光普照，臺南機場裝備展示、左營港的艦艇靠泊校閱都藍天之下圓滿完成；翌日在恆春聯訓基地的艦砲岸轟、空軍炸射、陸戰隊火砲射擊也都精準命中目標，展現出國軍戰力，全程順利，一個多月來緊繃的神經終於得到放鬆。

對海軍軍官來說，官校校長擔負培育海軍一等人材的責任，是建設第一等海軍的基礎，是具有崇高榮譽的職務，但可遇難求，沒想到竟然落到我的肩上。忖思校長任期三年，

距我退役限齡已不足四年，心想若在官校褪下戎裝，倒是理想的時機與位置。然而，事與願違，萬萬沒料到，在官校僅兩年就調任海軍副總司令，隨後復調任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嗣再接掌海軍軍符，繼續為海軍建軍備戰奉獻心力，直至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屆滿 65 歲才卸下軍裝，脫離軍職轉任文職政務官。回顧人生歲月中，從官校學生到海軍總司令的巔峰，在海軍任職前後 44 年，連同在海軍官校受教 4 年半，海軍生涯全程共計 48 年，幾近半個世紀。在漫長的歷程中，雖說是對海軍事業的堅持，但在起伏不定的歷程中，也曾遭遇過低潮與欲罷不能的無奈。每當靜思反省，總體而言，對海軍的付出與奉獻，當可無愧於心。

海軍退役，繼以文職身份接任副部長、部長，直到民國 91 年正式退休，復受聘出任總統府資政。在國防部將近十年的過程，看來雖然順遂，卻曾遭到諸多橫逆、困擾，暗吞不少辛酸，所幸終能化險為夷，安然渡過。事過之後，心中只能默禱感恩上蒼賜予的福報和祖上的庇蔭。